039、知音,鍾子期俞伯牙:

那麼「子期云喪」:哈!今天呢,這是很妙!今天就講這個人彈琴的,所以呢,這一定有知音。知音,說,「人之相知,貴相知音」,彼此啊,大家是好朋友,貴相知音,知道啊,這個聲音,你的聲音發出來,不一定要講話,那麼有人就知道,這叫知音。譬如你哭起來,我知道啊,啊,你是有悲哀的事情,這我是你的知音;誰若哭啊,我知道他有悲哀的事情。

或者也有的時候會有歡喜哭出眼淚的,歡喜,樂極生悲了,這也不一定。那麼或者你若笑啊,這一定就是啊,歡喜;但是有的時候發起狂來了,啊,他發脾氣也會笑,就因為他發狂。所以這又要啊,有智慧,才能認識,才能知音。

這個「子期」:子期呀,是鍾子期;這個鍾子期啊,是個幹什麼的呢?是個斬柴,是個樵夫,在山上斬柴。啊,就是好像六祖啊,去斬柴賣啊!這鍾子期也是做這個的。但是他有一種特長,特別的本領,什麼呢?就是會聽音樂。會聽音樂,你無論你誰奏什麼音樂,你是奏什麼音樂,他都知道,他一聽就知道你什麼曲子啊,你彈的是什麼歌,他知道,知道這個音樂。

這個「伯牙」:伯牙,是俞伯牙,這俞伯牙啊,是一個做官的;做官的,可是歡喜音樂,他走到什麼地方都帶著一個琴,他這個琴呢,大約是當時來講啊,是一個很苦老的琴!很值錢的琴!這個琴呢,他時刻都要帶到身邊;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啊,啊,度假,都是帶著這個琴,隨著他走。

那麼有一次啊,他就帶著這個琴去到泰山那個地方;到泰山那個地方啊,遇到下大雨了;下大雨啊,他就在那彈琴。他這一彈琴呢,他心裏想啊,高山,彈這高山的曲子!那麼鍾子期就那時候也偏偏到那地方了;他彈完了,鍾子期就說了,說,巍巍兮若泰山!

那麼伯牙這又彈,也不說什麼,也不講什麼就又彈琴,彈呢,彈的什麼呢? 彈的流水,這個水流的那個樣子,他彈琴呢,代表這個流水!啊,彈完了, 鍾子期又說了,說,洋洋兮若流水!洋洋兮若流水,好像流水似的。這個俞 伯牙,啊,這個人,是我一個知音!

於是乎又彈這個調子啊,一種悲哀的音聲;跟這個鍾子期又說了,說,淒淒兮若哭泣!這個彈的太淒涼了,太淒涼了,啊,淒淒兮若哭泣,好像哭了似的。他又彈笑;他又說,哈哈兮若歡笑!所以他無論彈什麼音聲,他就知道。俞伯牙就高興,說,啊,你真是我的真正知音!

於是乎兩個人呢,就結拜做兄弟,大家約會啊,說明年呢,在這再見!因為今年呢,這個時間很忙迫,明年呢,這個俞伯牙預備多一點時間到這個泰山之陰,泰山的後邊,和這個鍾子期再來研究這個彈琴的這個道理。

可是第二年,俞伯牙又來彈琴到這,啊,左彈,這個鍾子期也不來;右彈, 鍾子期也不來;那麼彈來彈去的,正著用這個琴音來叫這個鍾子期呢,啊, 鍾子期的媽媽來了!來了,說,你在這彈琴你是姓俞,叫俞伯牙吧!他說, 是啊!她說,唉!我的兒子啊,鍾子期已經死了!他和妳結拜兄弟啊,他臨死的時候告訴我,說今天呢,有一個俞伯牙,他的結拜的哥哥,要在這找他;叫我來告訴你一聲阿,你不要等他了,他已經死了!那個墳呢,在你旁邊這埋著,那個新墳呢,就是他的墳。

啊!俞伯牙一聽,哦,真哭起來!哭完了,把這個古琴呢,把這個最值錢的這個琴拿起就摔!再以後也就不彈琴了。為什麼呢?沒有人會聽他彈了,他彈也沒用,沒有用了,沒有知音了,所以把這個捨不得這個琴呢,他也摔了,這叫俞伯牙摔琴謝知音!

所以說「子期云喪」:子期啊,他聽說子期死了;喪,就是喪亡了;啊,這個「伯牙輟絃」:輟,就停止了,就是停止啊,不再彈琴了;不再啊,來用這個最捨不得這個琴了,所以就把它摔了;摔了,以後就不彈琴了。所以說,「蓋鍾子期死,伯牙終身不復鼓琴,何哉」,為什麼呢?伯牙終身以後,他啊,有生之年,就不再彈琴了。